



身影模糊的艺术巨匠——八大山人

来自: 社科大讲堂 更新时间: 2011-05-23 点击: 1725 【打印】 【关闭】

叶青

引子:

2009年八大山人《仿倪元林山水图》拍出8400万元的高价,创当时中国书画单幅最高价格。【视频】【在2010年保利春拍中,北宋黄庭坚的书法长卷《砥柱铭》以3.9亿元落槌,加上12%的佣金,总成交价达到了4.368亿元。】尽管金钱无法评价艺术的价值,但这至少表明八大山人艺术在当代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对于八大山人,江西应该有更多的关注,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宣传。八大山人是我们地域文化宝库中具有国际意义的最顶级的优质资源之一。感谢省社联科普中心支持这样一个选题,感谢大家能够在阳光灿烂的春日,来这里了解八大山人。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析八大山人人生之八大谜团”,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八大山人和他的艺术有一些稍微深入一些的了解。因此,我这里就从对几幅八大山人的作品的赏析开始,进入八大山人的世界。

一、八大山人在绘画史上的地位

(一)八大山人的艺术世界(以赏析为主介绍)

对八大的艺术特征,潘天寿大师的评价比较精当,兹引述之:《名家作品丛书八大山人中册》

《仿倪元林山水》介绍:

比较八大山水与倪云林山水的异同:皆非描绘图画名山大川,而是身边平易之景,构图视角自近处山水树木而望远景,体现所谓“平远”之境。不同:倪瓚视角低,八大视角更高,因而更广阔;倪瓚更为荒寒、远离人世,八大更为润泽、亲切。难分高下;倪瓚用渴笔,枯毫干擦,八大山水,笔墨兼胜。

【虽云仿作,却是创作】遗貌取神,犹如王菲翻唱邓丽君。

八大的艺术成就更多体现在花鸟画上。八大花鸟画继承明代徐渭、林良一派的写意画风,笔墨简洁、收放有度,形象着意夸张,动物或鸟的嘴眼呈方形,笔势雄奇朴茂,常有不似之似,尤有神似的韵味。在造型、用笔、立意、诗书画结合方面,均达到了水墨写意花鸟画的至高之境。

八大山人笔下的鱼、鸟、鹰、雁、猫、鸡、鸭,造型往往简括夸张,显得奇特怪诞,有明显的符号化色彩。令人过目不忘。这种种孤僻、冷漠、悲愤、反常、怪异的特征,当然是他奇特艺术风格的具体化。而这种表象下折射出来的,正是画家一种有别于常人的性格心理。

郑板桥:“墨点无多泪点多”,应该是有所依据的。但一般书画论者,往往过于关注他画中的身世之感和亡国之悲,因此在这些论者看来,八大的山水多为残山剩水,一派荒寒萧索;画花鸟则怪异冷峻、一派凄凉。其实不尽然。八大艺术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晚年艺术成就受到一致推崇,“名满天下”。享高寿而逝,晚年超然世外,心境恬淡。谓之超凡拔俗则可,谓之怪异冷

寂、一派凄然则过。事实上，不排除八大早年怪异的画风受到世人追捧，怪异的造型成为八大的标志，故中晚年创作遂有迎合之意，也未可知。兹举数例：

画荷花，“胜不在花，在叶”；《荷花图》荷花之妙：在叶，生动，如叶间含风。用笔深浅、浓淡信笔而极佳，将水墨的效果，发挥到了某种极致，构图也是十分大胆、出奇制胜。

画鸡雏，令四十一岁的齐白石立即折服，数十年后年已八十五岁的白石仍记忆犹新。

画鱼，有时只画一只鱼，但水波满纸。鱼在静止中蕴含着动感。

【小结】八大花鸟出自徐渭，但徐渭狂纵而抽象，直抒胸臆，因而在形象上往往不够精准，而且，适合抒发激越的情感，不适合表现一种含蓄、幽默、蕴含生机的寂寞。表现出精神境界的高远、超越。

八大的花鸟画，对表现对象体贴入微，表现充满情感，造型夸张怪异，但仔细看却令人信服。形象与笔墨的完美结合。

中国文人画到八大山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八大的画，极简练又极丰富，极刚劲又极柔韧，极奔放又极严谨。看似信手拈来的笔墨和构图，其实十分讲究、极其精审，简直一笔不可易；真正到了刚柔相济、炉火纯青，绚烂之极又返璞归真的境界。作为一位画家，他的眼睛一定是极其明亮的，善于捕捉最细微的趣味和最朦胧的美感，站在八大的画前，你会焕然领悟中国画的妙处和真正大写意的精髓。

【梁江】广汲博纳，转益多师，集古今笔墨之大成，又能化为自己血肉，奇谲诡异地创造出三言两语似的简练笔墨，每一笔都那么丰富而肯定，不但具有独特的造型能力，更具有独立的审美能力。独立不倚是与博大精深连在一起的，八大山人以脱尽恒蹊的艺术风格与极高的秉赋才能，把水墨写意花鸟画的笔墨与境界进行了一次革命性的创造，他是一个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天才画家。

（二）八大山人在绘画史上的地位（看几条古今艺术家的评价）：

同时代人郑板桥着眼于艺术语言的评价：“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吾扬州，何哉？八大纯用减笔，石涛微茸耳。”

现代画家齐白石的三条评价：

“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题画）

“作画能令人心痛快，百拜不起，惟八大山人一人，独绝千古！”

当代画家范曾：“今后，我以为有一个用语是可以取消的，即‘八大石涛’，石涛比较八大山人瞠乎其后远矣，把石涛捧得过高，大体是眼力不济。”

当代美学家王朝闻《我爱八大》：“八大山人的绘画在明末清初，特别是在艺术成就显著的晚年，具有石涛作品所不能代替的卓越成就。”

二、珍贵史料《个山小像》中的八大山人：

《个山小像》中有饶宇朴应八大所请题跋：

【身世信息】个山紫公，豫章王孙，贞吉先生四世孙也。

【早年经历】少为进士业，试辄冠其侪（柴）偶，里中耆（其）硕，莫不噪然称之。

【出家本末】戊子现比丘身。癸巳遂得正法于吾师耕庵老人。诸方藉藉又以为博山有后矣。

【艺术经历】闲以其绪余为书，若画若诗，奇情逸韵，拔立尘表，予尝谓个山子每事取法古人，而事事不为古人所缚。海内诸赏鉴家，亦既异喙（会）同声矣。

【人生选择】丁巳（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秋，携小影重访菊庄，语予曰：兄此后直以贯休、齐己目我矣。噢。籍田作怙，火种刀耕，有先德镢头边事在瓮里何曾失却予且喜圜悟老汉脚根点地矣”

根据上述题跋，并结合当时人记载，可以梳理八大52岁前生平大事如下：

1626年，出生于南昌【依据：《个山小像》上有八大自题“甲寅蒲节后二日，遇老友黄安平为余写此，时年四十有九。”根据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自题《个山小像》时年49岁推算，八大应生于明天启六年丙寅（1626）。】后金可汗努尔哈赤殁，皇太极继位（清太宗）1636年改国号“大清”。

1644年，19岁。“甲申，国亡，父随卒。”（邵长衡《八大山人传》）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朱由检自缢，顺治元年甲申。

1645年，20岁，隐遁奉新山中避难。“弱冠遭变弃家，遁奉新山中。”（邵长衡《八大山人传》）清兵攻入南昌。“扬州十日”、强制推行剃发令。（乙酉，清兵攻占南昌等府、州、县11

座，清江西提督总兵金声恒对故明宗室子弟大加杀伐。“凡故明宗室……若穷迫降顺，或叛而复归，及被执献者，无少长尽诛之！”（顺治三年）

1648年（戊子，顺治五年），23岁，落发为僧。

1653年（癸巳，顺治十年），得正法于耕庵老人。

1665年（康熙四年），清廷“令明宗室改名易姓隐匿者，皆复归原籍”。

1669年（康熙八年，令“故明废藩田产，免其易价，改入民户，名为‘更名地’，令其耕种，照常征粮”。）

1673年，48岁，吴三桂起兵反清。

1674年，49岁，请人绘《个山小像》。吴三桂兵入江西。

1677年，携《个山小像》请友人题跋，清兵收复江西多州县。

1678年，53岁，在临川发病癫狂（第一次）。吴三桂死。

1680年，55岁，撕裂僧衣并焚之，步行回南昌（第二次）。

1681年，56岁，病愈，还俗。清康熙帝平“三藩之乱”。

1682—1705年，居南昌，有时外出游历。

1705年，80岁，卒。【对八大卒年的推测，主要根据了现存晚年作品的题画年号，目前所知八大山人最后的作品，是属款“乙酉春日”的《鸳鸯图轴》和《波罗密多心经楷书》以及“乙酉秋”所作的《荷花图轴》。据此推断八大卒于1705年（清康熙乙酉年）十月。另，清代李麟《虬峰文集》卷七载康熙四十六年丁亥所写《大涤子四诗》第一首下注：“前年八大山人死”一语。由此上推两年，正是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即1705），与推断吻合，由是确定了八大山人的卒年。】

《个山小像》（传记、青云谱八大山人纪念馆、2006年真迹展等纪念活动、八大山人-梅湖景区）为什么是“身影模糊”？

三、环绕八大山人的八大谜团：

（一）身世与本名之谜。（二）出家、还俗。（三）疯癫之谜。（四）喑哑之谜。（五）婚姻状况。（六）八大与清朝官吏的关系如何？（七）八大是创立青云谱道观的朱道朗吗？（八）别号之谜。

对于这些谜，有一些也许我们永远不能解开，八大的真实面目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但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逐步走近他，将一些错误的认识指出，这些认识有些来自于狭隘的地域利益。

一位雕塑大师说：雕刻就是将不需要的东西刻掉。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将错误的剔出，留下的供我们的研究。

今天也许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可以改变一些谬传。

引发一些关注的兴趣，如果是研究的兴趣就更好。

（一）身世与谱名之谜。

这里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谁是八大山人【身世】？八大山人是谁【名字】？

1、身世之谜：身世显赫的皇室后裔？

《个山小像》有“西江弋阳王孙”印，证明其世系属明宁藩弋阳王的后裔。

关于宁王，《明史》：朱权（1378-1448，自号臞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溢献。

朱元璋有26子，共封了十七个王。其中有燕王朱棣（北京）、宁王朱权（大宁，今河北长城以北，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南）。

宁王改封后，在江西藩衍为八支，即：临川、宜春、瑞昌、乐安、石城、弋阳、钟陵、建安。八大山人属弋阳王支，世居南昌。

【“靖难”之役】1398年太祖朱元璋驾崩，皇孙建文即位。仁孝，厚道，不足以继皇帝之盛业。其皇叔们的野心于是膨胀。起事的首先是才略过人的燕王朱棣。

朱棣拉拢能武又善文的朱权。谓：“事成，当中分天下”，大有“同指山河”之慨。但当朱棣一旦登上永乐大帝之皇座，就于永乐元年二月封朱权至南昌。

朱棣派人暗中监视。朱权遂用韬晦之计。日与文学士人相往还。托志翀举，自号臞仙，这“翀

举”非指有意社稷之举也，羽化而登仙，凌云而直上也。（范注：翀同冲，故有释如上）看来老先生不太胖（臞，瘦也）

从他的九世祖宁献王朱权开始，这个家族便逐渐远离了皇朝权力的中心。为规避政治风险，朱权半生潜心修道和艺术事，史书记载，他“好古博学，诸书无所不窥，旁通释老，尤深於史”。《明史·艺文志》著录“宁献王权”著作十七种，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问家。著名的有《诗谱》、《西江诗法》、《太和正音谱》，后者是一部对元曲杂剧带总结性的理论著作，在中国戏曲史上地位重要。其后代都在释、道、艺文、书画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五世孙朱宸濠在南昌起兵，企图争夺皇位，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宸濠之乱”……这是宁王子孙中的一个异数。

弋阳王一分支至八大山人的祖父朱多炡，（1541——1589）字贞吉，号瀑泉，即《个山小像》上所题“瀑泉流远故侯家”中的“瀑泉”。他“雅擅诗翰，遍交海内贤豪”。是一位颇具特色的画家、书法家和篆刻家。朱多炡的三子朱谋=，（《画史会要》逾《名画录》均误作“第六子”）即八大山人的父亲，号鹿洞，从小受到父亲的指授，及长，即精于绘事，擅长山水、兼工花鸟。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国画家。陈鼎在《八大山人传》中称八大山人“八岁能诗”。龙科宝也说八大山人“少时能悬腕作米家小楷”。这些记载，都说明八大山人受家学影响的深刻程度。八大山人接受艺文训练也当自此始。朱谋=，字隐之，号八桂，明宗室，多翼第八子。约生于万历九年辛巳（1581），卒于崇祯元年戊辰（1628）。朱谋=工书法，有“合二王、二米而为一身之誉”。南昌城中的舒芬状元坊、马祖道场、永宁寺、水操亭匾额等都是他的手笔。朱谋=一生“沉酣经史，日以较阅著述为事”。刻有《寒玉馆正续帖》二十卷、《四体千文》四卷、《书史》、《画史》各十卷、《分韵唐诗》五十卷、《钟鼎考文》二十卷、《山居诗百首》等。著作还有《春秋指疑》二卷、《毛诗要旨》三卷。所编《画史会要》原刻为十卷本，当刻于崇祯戊辰以前。朱谋=的著作在入清以后“六遭兵火”，“已残去十之六七”。今《画史会要》共五卷，是由其子朱统共补辑而成的，时在顺治戊戌（1658）。原书经朱统共补辑后，已非其旧，但后世仍认为是介绍明代画家最有史料价值的著作之一。】

家风所披，八大山人的祖辈、父辈都是艺术修养深厚的书画家，八大山人就诞生在这样一个艺术世家。虽出身皇族，但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显赫，即使在明朝，他也只是一位处境尴尬的贵族子弟。然而血统上的渊源，却总会带来心灵上的归属。因此旧朝的破灭，给他带来的飘零、郁愤和悲凉自是铭心刻骨。

2、八大山人：朱耷？

【引史料】

朱耷。耷：大耳。显然有戏谑意味。朱耷可能只是八大山人的乳名或庠名。

那么他的谱名是什么？根据明朝的规矩，皇室子孙谱名由两个字构成。

朱元璋为其王子各支各拟定了世系20个字，在取名时依次取用作名的第一个字，为宁王朱权一支定的世系20字是：

磐奠觐宸拱，多谋统议中。总添支庶阔，作哲向亲衷。

谱名的第二个字要依次选用木、火、土、金、水偏旁的字，由礼部择字命名，五世一轮换。

关于八大山人的谱名，最可靠的证据是《个山小像》上的题跋“个山紫公，豫章王孙，贞吉先生（朱多炡）四世孙也”。“四世”两字被圈去。被谁圈去？究竟是八大本人还是饶宇朴，或是后人妄改，还难以求证。

倾向于本人。理由：（1）八大有圈去误书字的习惯；（2）书画鉴定专家意见。（谢稚柳对《个山小像》原迹的辨认，认为“四世”两字被圈掉绝非后人所为）。

有学者认为此二字是后人妄删的。理由是作为八大山人密友，饶宇朴应知道八大山人的确切身世。但这只是一种推论。明清之交国破家亡宗室颠覆之际，朋友之间不能详知对方家世不足为怪。

朱堪注诗《拟乐府〈有所思〉》，题叔父八大先生小影》作旁证：“有所思，所思在西江江上庐岳边。乃我之叔父，故国之遗贤”。朱堪注属朱元璋第七子齐王朱榑一支的第十世。

世系20字：

贤良长可庆，睿智实堪宗。养性期渊雅，寅恩复会通。

磐奠觐宸拱，多谋统议中。总添支庶阔，作哲向亲衷。

族谱：统？

（二）出家与还俗之谜

解决两个问题：为何出家？为何还俗？

八大早年为避祸乱而出家？

1、八大早岁经历家国之乱，遁迹山林，后步入空门。

1645年（乙酉，清兵攻占南昌等府、州、县11座，清江西提督总兵金声桓对故明宗室子弟，“无少长尽诛之”。王孙们纷纷“窜伏山林”。），20岁，“弱冠遭变弃家，遁奉新山中。”“父随卒”，“妻子俱死”。同年，“扬州十日”、强制推行剃发令。

1648年，“戊子（23岁）现比丘身”（《个山小像》），薙发为僧。

1653年（28岁）在进贤介冈灯社，拜耕庵老人弘敏为师，法名：传紫、刃庵。

（“博山有后”：江西广丰县博山能仁寺，属曹洞宗支脉。“博山有后”：江西广丰县博山能仁寺，属曹洞宗支脉，“博山元来”，雪关，继元来后住博山执掌法席，弘敏曾参博山，为“雪关嗣”。）

【结论：并非一开始就出家，纯粹为了避祸，并非一开始就坚定】

1670年，结识裘璉（从浙江来新昌，途经奉新耕香禅院），

1672年，弘敏卒于耕香院。同年，去新昌结交裘璉的岳父、新昌县令胡亦堂。

1674年，甲寅，49岁，在奉新芦田耕香院，黄安平绘《个山小像》。戴笠。

1677年（丁巳，52岁），携《个山小像》请友人饶宇朴题跋并说：“兄此后直以贯休、齐己目我矣。”1677年胡亦堂到临川任。

【结论：动摇期很长，试图做诗画僧】

1680年（庚申，55岁），哭笑无常，撕裂其僧衣并焚之。步行回南昌。1680年，胡亦堂离任北上。

【原因猜测：对佛门失望，弘敏去世。】

还俗后，与佛门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来于禅林寺院（与南昌北兰寺住持澹雪关系尤为密切），读经文、写诗偈，阐发禅学思想。

（三）“病癫”与“狂疾”

是真病？还是禅悟？还是自我保护？或另有所图？

八大走出佛门的标志性事件是焚毁僧衣，走向南昌（没有走向奉新）。

这里，疯癫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曾两次疯癫。

第一次，“病颠”约1678年（临川或南昌），结果，走向奉新。【从世俗回返禅林】

第二次，“狂疾”约1680年（临川）。【从此不回禅林】

真疯颠还是有所托？

注意：在当时人的记载中，没有人真正相信八大患了“病颠”或发“狂疾”。

原因猜测：

第一类，认为是真疯癫。

应有病因：1677年用“掣颠”印。

1、顿悟后的心理变态。

八大在胡亦堂座上“忽痛哭、忽大笑竟日，”应是一种顿悟后的心理变态，并非精神错乱。

2、内心矛盾造成说：

方闻《八大山人生平与艺术之分期研究》：在八大的内心深处，有着种种委屈的情怀与矛盾的心境。从他发狂疾，走向南昌以后十年中的作品里，经常可见对降清官吏的嘲讽和笑骂，他以前的知遇胡亦堂就是被骂的这一类人中的一个。

第二类，认为是“有所托”（古人一般皆认为这样）：但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或人生设计？为了安全地还俗。

对世事的失望，对佛门失望。

崇祯死后，诸王并立，并自相残杀。

八大山人在他的一幅《飞鸟图》中题诗到：“翩翩一双鸟，折流探薪木，衔木向南飞，辛勤构巢窠；岂知巢未暖，两鸟自竞啄，巢覆卵亦倾，悲鸣向何屋？”这正是八大山人眼见兄弟自相残杀，内心无比痛苦的真实写照。

由此诗可知，八大对时事还是很关注，也很痛心。这些，都会给他内心以刺痛。

第三类，身体的其他病变：

认为八大可能并不是“病颠”。在梵高逝世100年后，一群美国和瑞典的医生在《美国医学协会学刊》上表示，他们“意图纠正一项历史性的错误”，在重新研读了梵高死前六年中写给家人和朋友的796封信后，认为梵高生前精神正常，但患有严重的晕眩症。这种病在当时不为人们

所知晓。

第四类：

诸种因素混合说：

应将八大之狂癫视为一稠密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意志和非意志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各种因素的混合。

高居翰《八大山人绘画中的“狂癫”》提出：“我们必须将八大之狂癫视为一稠密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意志和非意志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各种因素的混合。”

应将八大的癫狂症状的行为特征“放在中国的正常与异常的社会行为之一矛盾关系中来考虑。”高氏提出：应将八大作品的怪异和隐晦与八大本人的狂癫联系在一起，研究究竟是哪些要素构成了八大诗、书、画中的“狂癫”？特别是在绘画中的表现。他发现，与徐渭等不同，在八大的绘画中，并未使用特别怪异的笔墨，而是选择了在题材和造型上的另辟蹊径，【可举图例】而且，艺术家的创新与形式与主题中表现出的狂癫表征有时很难分清。分析八大独有的图像元素，列举出八大赋予这些形象的独特的、矛盾的意义的方法。高居翰承认，要深入进行这种研究，必须“对于八大的生平和作品再作一番更彻底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四）喑哑之谜。

八大一生两大病症：疯癫、喑哑

山人被称为“沉默的智者”。记载中、个人花押、闲章中也多有喑哑的证明。原因：

其一，生理疾患。遗传，其父“工书画，名噪江右，然喑哑不能言”（《八大山人传》）。

“生有喑疾，负性绝慧”（《书史会要》卷四）。

胡亦堂《腊月二十六夜偶于棋局中得雪公开口〔有小引，雪公游东湖多宝诸庵后，默默不语，入署旬馀引之使言点头而已，是夜不觉发声，故有此作〕》（己未康熙十八年，1679）

邵长衡《八大山人传》中，说其“哑”写道：“一日，忽大书哑字置其门，自是对人不交一言……笑愈哑哑不可止……”

清·陈鼎在《八大山人传》中写其“人屋承父志，亦喑哑，左右承事者，皆语以目，合则颌之，否则摇头，对宾客寒暄以手。听人言古今事，心会处，则哑然笑，如是十余年……”

其二，自我约束或设计

明遗民以“交接”为自我界定，以与清人（仕清之人）的“交接”，直接等同于与“清朝”的交接。在设计“拒绝”这一姿态时，既有因袭，也有创造。

八大山人的哑默，奇僻而近于怪诞。邵长衡《八大山人传》记其事，曰：“一日忽大书哑字，署其门，自是对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饮益甚。或招之饮，则缩项抚掌笑声哑哑；又喜为藏钩拇阵之戏，赌酒胜则笑哑哑，数负，则拳胜者背，笑愈哑哑不可止。醉则往往欷歔泣下，……”

不语，哑，无宁看作特殊的言说（一种特殊的“说”，且比之寻常的说更其有力，令人震惊于明遗民寻求独特语言形式的顽强。“为尤难”风气（按：“为尤难”意谓一些做法需要持久坚持，比轰轰烈烈的舍生取义还要困难，这是一种自虐、自怨）

（五）八大还俗后的婚姻状况及子嗣状况。

出家之前，可能有妻子。

“西江秋正月轮孤，永夜焚香太极图。梦到云深又无极，如何相伴有情夫。”

可有两种解释：“月轮孤”孤独；“太极图”阴阳调和；“梦”、“云”暗示男女之事；“有情夫”：有情人。

“流苏三重帐，欢来不知曙。谁遣乱乌啼，恨杀亭前乌白树”

短暂婚姻，时间应在1680—1681年之间前后。

明确的态度及子嗣问题。

新发现的临川人李伍渙（1636—1712年，胡亦堂门人）《却助续引》：“兹者同人为之计及续嗣，将以助阮宣子（魏晋名士，好饮酒）者助之，山人闻之，亦且以为非其力所自出而辞焉。”

此文称八大山人，当作于1684年（山人59岁）后。

无法表明此前态度和状况。

(六) 八大与清朝官吏的关系如何？

1、八大的社交：

早年隐居潜志，与隐遁的遗老节士过从甚密。

中期（1672年，弘敏卒于耕香院）以后，遗民思想有所变化。原因：（1）老师离去；（2）回到社会上，社交面扩大。

1677年，52岁，携《个山小像》请友人饶宇朴题跋并说：“兄此后直以贯休、齐己目我矣。”

用“西江弋阳王孙”印，无须隐晦自己的身份，成为走出丛林的僧人。

2、八大并不以对方是清朝官吏而不结交。

与胡亦堂关系至为关键。

1、有证据表明，八大交往的清朝官吏；2、八大山人在与胡亦堂交往期间忽然狂癫，此后书“哑”；3、邵长蘅《八大山人传》：“临川令胡君亦堂闻其名，延之官舍。年余，意忽忽不自得，遂发狂疾……”（学界长期以为八大在临川是处于被软禁状态，故以佯装疯颠逃走）

八大山人与胡亦堂的相交，是真诚的，保持了长达几十年的友谊。

资料证明胡亦堂是一有浓厚故国情怀、关心民生、重视文化。八大曾在新昌就与时任县令的胡亦堂相识，此时更受到礼遇，并与胡亦堂邀来的一批文人相与唱和，情真意挚，并无受逼的迹象。八大绝非处于充满敌意的环境里，相反，他花了不少时间吟诗饮酒、访古探胜，结交诗友。

但唱和的内容，多身世飘零之感、沧桑之叹，隐含黍离之悲。

八大《文昌桥》：“桥上谁携酒一壶，桥边谁忆古洪都。绿杨花好前朝市，急管风吹雨后湖。”（大有“阁中弟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之慨）

与宋荦交往。

任江西巡抚4年，当地最高官员。

宋荦修复北兰寺，兴建并命名“烟江叠嶂堂”，堂中挂有八大的题联。证明两人有交往。八大的《山水轴》、《叭叭鸟图轴》等画上，有宋荦收藏印。宋荦书画修养很高，文化素养高。与西江文坛领袖魏禧等结为密友。徐巨源为前朝遗民，人品素受尊崇。宋荦来江西，巨源已去世，但他优待其后人，为他印文集。

他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澹雪、饶宇朴等。

未必拒绝交往，更不会讽刺挖苦。

“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三耳：争辩，二更：晚10点，半夜才是三更）

(七) 别号之谜。

八大山人的名号是研究的热门话题，争议颇多。

八大本人在不同时期改用不同名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思想、生活的改变。

八大为僧时法名传綮，法号刃庵、雪个、个山等，许多名号在还俗后仍在沿用，约56岁前后开始在书画上以驴、驴屋等署名，晚年又自号“八大山人”。

传綮：綮，肯綮，曹洞宗认为，性空，是此宗的大义妙门，是肯綮。传，曹洞宗的辈分标志，也有传承之意。

刃庵：刃，白刃，利剑，智慧、妙悟之剑。八大录友人赞词：“白刃颜庵，红尘粉判。”禅宗中有“两头共截断，一剑依天寒。”

关于“个”。雪个、个山。

雪个：雪，白雪茫茫无限天地，个，是一竹，一点。雪个：茫茫白雪中的一竹。一点。

“个，个，无多，独大。”

（一说，“雪”，代表洁白；又有“雪耻和雪恨”之说。）

《个山小像》用“个山”之名号，60岁以后，八大除“个山”外早年使用的其他名号都不再见用，并将“山”字略去独用一“个”字。关于“个”的含义，《个山小像》中有蔡受的古怪题跋。

“个”标明了八大从宗室到遗民的身份，正是“八大的伤逝念远、故都故国的情怀，孤独一身，立于‘圜’中。因而始终不放弃这个‘个’字，来保持明朝遗民的身份。”

也有学者根据蔡受的跋认为其含意是说如果去掉明室子孙的身世、身份，反而活得更自在，因为明宗室子弟多得很，八大山人则只有这一个。”

1681—1684年，开始使用“驴”号（“驴屋”、“驴”、“驴屋驴”）

(1) 一般认为，八大自号为驴、驴屋、驴屋驴等是一种自嘲。

清人陈鼎《八大山人传》中就说：“既而自摩其顶曰：‘吾为僧矣，何不以驴名？’遂更号曰：‘个山驴’。”可见“驴”号包含对自己僧人身份的悲抑感。又有人推断八大在发狂、还俗以后取“驴”字自我挖苦，承认黔驴技穷。

以名号自我嘲弄在明末清初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当时士人中的通习。

(2) 也有认为“驴”号本意不是自嘲，而是八大对自己身份的标记（还俗而不愿放弃禅门灯统）。

“驴屋”可能的出处是佛门语录：“种种形貌，喻如屋舍，舍驴屋入人屋，……本源之性，何得有异？”万类之中，虽有形貌不同，但本源之性并无相异。

但还俗之后，八大对出自禅学的名号赋予更丰富的含义，应不只限于表明自己的禅门灯统。山人曾在一幅《山水轴》上署一“驴”字，复钤“技止此耳”一印，二者相联系，其中自嘲之义是显见的。

此期的八大山人，是一位愤怒的遗民艺术家：满腔愤怒，思想激荡，语言直露，风格凌厉。

【列举不同时期作品说明】

1684年，八大59岁开始使用“八大山人”印。

1685年后，不用“驴”号。

此后20年，激烈的成分少了，更重视寄托遥深，出之平和。

“内心汨渟郁结，如巨石窒泉，湿絮之遏火”

从现存资料来看，

关于“八大山人”名号的含义和由来历来有不同看法。

“八大山人”四字含义在清人记载中主要有三种说法。1、陈鼎《八大山人传》引述八大的话：“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2、张庚《国朝画征录》在记述前一说法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余每见山人书画，款题‘八大’二字必联缀其画，‘山人’二字亦然，类哭之笑之，字意盖有在也。”3、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山人初为高僧，尝持《八大人圆觉经》，遂自号曰‘八大’。”

第一种说法，陈鼎的说法看似来自八大自己的话，但陈鼎《八大山人传》中有许多明显不可靠的地方，因此这种引述很可能只是来自转述者的揣测，与八大自己的心理并不一定符合。

第二种说法，八大早年与晚年都有不少款题并不联缀而书，因而流传甚广的“哭之笑之”之说没有充分依据；

第三种说法“尝持《八大人圆觉经》，遂自号曰‘八大’”的说法，似更符合八大思想发展的历程。

上海博物馆藏《八大人圆觉经》上有山人跋语云：“经者径也，何处现此《八大人圆觉经》？山人陶八，八遇之已。”山人信奉《八大人圆觉经》，认为是得成正果的途径，且“八遇之已”，十分有缘，因以此自号是十分自然的。

“山人陶八八遇之已”陶朱公，陶八，即朱八。八遇之，使用八大山人名号已八年，或八次遇到此经，十分有缘。

“陶八八”道士名，这个典故，是说山人妙悟的本领，也是神人所授。

《八大人圆觉经》内容，认为世事无常，须随遇而安，自我解脱。对于当时的八大山人，具有一定的抚慰、开解、启示作用。精神上的镇定剂。

最近《新华文摘》转载《中国文物报》的一篇文章《“八大山人”名号由来之我见》（赵力华）。提出新说：

“八大山人”的名号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与朱耷又有什么关系呢？笔者有一新解，现求教于方家。试将朱耷二字分别拆开，去掉“牛耳”二字，所剩者即为“八大”！

古时结盟，割牛耳取血，主盟者持盘让参盟者分尝，后执牛耳者泛指主持其事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在这里，显然是指掌握政权的人，失去牛耳就是失去政权。笔者以为，眼见宗庙易主，作为明室后裔的朱耷，取号八大山人的真正含义，是暗喻他一生痛心疾首、耿耿于怀的一件恨事——朱明政权的被人夺去！

(七) 八大是创立青云谱道观的朱道朗吗？

1、八大是否朱道朗？

2、八大与青云谱有没有关系？

八大梅湖景区

南昌民间久传南昌净明派道院青云谱的创立者朱道朗就是八大山人，这种传说也影响了一些文献，《江西年鉴》（1936年）：“南昌县青云谱，距城东南卅里，庙宇清幽，林木蓊蔚，为明宗室朱良材隐居之所。朱初号雪个，晚号八大山人，工书，又善画水墨芭蕉、怪石、花木及洲雁汀凫……”

60年代，南昌青云谱道院被辟为“八大山人纪念馆”。

认为八大山人即是朱道朗，最有影响的是李旦的研究。认为八大山人就是清初修复青云谱的道士朱道朗。李旦的研究中，最主要的证据有二：其一，青云谱保存的《净明忠孝宗谱》中记载：“涵虚玄裔朱道朗，字良月，号破云樵者，亦号八大山人”；其二，青云谱功德堂第一块牌位上书“正开山祖道朗，号良月，又号八大山人、朱真人”。但这两种证据都是有问题的。《净明忠孝宗谱》编写于19世纪，中错误之处甚多，所记不足为凭；功德堂牌位的设置时间在十九世纪末期，同样很难作为有力的证据。很有可能是后人本诸传说杜撰而成。

朱道朗为宁藩石城王系的宗人，与作为宁藩弋阳王系后人的八大山人同辈。

两人主要事迹比较：

朱道朗生于1612-1614年，八大山人（生1626年），长十几岁。

朱道朗成为道士在1631年，八大山人6岁；

朱道朗卒于1689年以前，八大山人卒于1705年以后。相差十多年。

八大与青云谱有渊源：1、有《道院四韵》诗赠舒性，而舒性正是青云谱草创之际的关键人物。2、饶宇朴是八大密友，与青云谱关系密切，《止青云谱赠宿波》、《青云谱晓起》诗二首。3、朱容重大约年长八大山人二岁或六岁。在康熙丁未青云谱道院落成之时（或更前），朱容重不仅与青云谱有密切来往，还与朱道朗有师谊之交。

4、青云谱在当时就是文人休憩游览之地。八大晚年对道教有兴趣，且为道士作书，当去过。

尽管这些年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努力，理论界在“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这一问题上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是在民间，却还与理论界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凡提起八大山人，便让人想到是青云谱的道长朱道朗。

随着旅游业的日益发展，青云谱作为当地的旅游资源，受到了当地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已从一个学术问题，变成为了地方财政来源的旅游经济问题。

“梅湖风景区”的声势，想必一定会在民众和海内外的游客中，造成更大的影响。这种做法，势必以讹传讹，继续以伪为真，愚弄今人，欺骗后世。

而一旦这些真相被民众所知晓，这个被扭曲的旅游项目还有什么生命力可言？

八大旅游产业：青云谱道观、八大真迹展览馆。不主张太闹，莫扎特的故居，宁静，围绕八大，整合明朝皇室朱权一族整个家族文化遗存，朱权及后裔景点问题，各县市文化人物景点问题（如南城县益王府等）。

【尾声】

但八大山人终于找回了内心的和谐。

八大山人请人画过一幅《个山小像》，画像中的八大山人略显瘦削，这瘦小的身躯中却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他的书画创作中得到迸射；也许正是这种对艺术的倾力投入，使八大终于获得了心灵的超越和精神、身体两方面的旺健。康熙二十七年石涛致书八大山人云：

“闻先生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也……”这是对高寿的八大山人生命活力的写照。

这是八大山人68岁（1693年）时在一扇面上书写的短文：

“静几明窗，焚香掩卷，每当会心处，欣然独笑。客来相与脱去形迹，烹苦茗，赏奇文。久之，霞光零乱，月在高榭，而客至前溪矣。随呼童闭户，收蒲团，静坐片时，更觉悠然神远。”简直就是一幅文人理想中的读书隐逸图，幽静中略显孤寂。

关于八大山人的艺术世界：

八大山人本身就是一个谜。但是，背影模糊的八大山人却以他留传于世的近千件风格鲜明的书画作品，清晰地凸现着一位艺术巨匠的伟大。